

加沙战事与巴以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安维华

【内容提要】 最近爆发的加沙战事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冤冤相报”这一恶性循环长链条中新的一环，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哈马斯现象之所以产生并获得广泛影响与支持，是同以对巴实行双重标准的强硬政策分不开的。巴两大派的关系与巴以关系相互影响。以拉一派打一派不可能实现巴以和解。旷日持久的冲突给巴以双方造成巨大损失。以虽占军事优势并有美国支持，并不等于有了安全。中东和平的出路在于通过政治谈判实现民族和解。

【关键词】 以色列 哈马斯 巴勒斯坦 加沙

一、中东老热点的新爆发

2009年元旦前后，在加沙地带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战事，以色列以对加沙地带进行持续 8 天的空中打击，然后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这是 2009 年爆发的第一场规模化的战争，虽然发生在加沙地带，但牵动了阿拉伯世界，也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关注。这一冲突在中东地区热点群（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安全局势、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等）中的地位被凸显出来。

在中东热点群中，巴以冲突历时最久，至今已有 60 年的历史。其间，经过阿以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在实现和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约旦与以色列之间已签订合约。但以与其他阿拉伯邻国之间仍然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今仍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与黎巴嫩之间，特别是以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仍存在争端，曾在 2006 年 8 月爆发过武装冲突。阿以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上也存在争端。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巴以关系得到缓和。但此后以与巴的关系发展一波三折。以强硬派当政时，以维护安全为由，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与尊严，巴以关系时有起伏。“9·11”事件发生后，以在打击巴极端组织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同时，极力孤立以阿拉法特为核心的主流派，声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治实体”，“阿拉法特是恐怖活动的核心”，派兵进行围困。在后阿拉法特时期，巴民族权力机构实行务实和灵活的政策，巴以关系有所改善。双方虽做了一些妥协，但以仍对哈马斯执行较为强硬的政策。以在巴的定居点迄今未完全撤离。以即使撤出了巴的一些地方，随时还有可能以安全为由再打回去。以撤出阿拉伯领土的问题影响着，乃至制约着巴以关系的发展。即使是以往一直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的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布什总统曾说：实现中东和平需要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国。他呼吁以结束 1967 年中

东战争爆发以来对巴领土的占领¹。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撤出后随时还准备回来，就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和平。

巴勒斯坦分为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两大部分。以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为核心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主要在西岸地区建立了根基，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有较大影响。双方在对以政策上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分歧。哈马斯反对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主张对以色列实行强硬的政策。巴实行自治之后，哈马斯实际上成为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反对派。以当局一直对巴民族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要它对哈马斯进行镇压，但难以奏效。以打击哈马斯的同时围困阿拉法特，使巴反以情绪高涨。在美国认同的民主选举中，哈马斯在2006年1月举行的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美以处境非常尴尬。2007年1月巴内部的两大派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法塔赫被逐出加沙。6月14日哈马斯占领了设在加沙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府，阿巴斯则在西岸地区先后建立了紧急政府与过渡政府。于是形成巴勒斯坦两大派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治的局面。

以于2005年9月12日，根据单边行动计划完成从加沙地带撤军，结束了对这一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但此后，以地面部队以打击巴武装人员为由，多次进入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2006年6月25日，巴武装人员袭击了加沙南部的以军哨所，打死2名以军士兵并抓走1人。从28日开始，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抓捕了包括巴内阁部长和立法委员在内的60多名哈马斯官员。此后，以军反复进占加沙地带，并不断动用战机和大炮对该地区进行轰炸。整个“夏雨”行动持续了4个多月。同年11月1日至7日，以再向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秋云”的军事行动，以军地面部队在直升机的掩护下进入加沙。11月26日，巴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从加沙撤军。“夏雨”与“秋云”两次行动共

造成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近千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不少平民。

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分治后，以对西岸的封锁有所放松，但继续围困加沙地带，限制水、电、燃料的供应。2007年9月，以宣布哈马斯为“敌对政治实体”，加大经济封锁与军事打击力度。以频繁进行空袭，哈马斯则向以境内发射火箭弹进行报复。2008年2月27日至3月3日，以在加沙地带北部地区又展开代号为“热冬”的军事行动，致使12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380多人受伤。

对于2009年元旦前后加沙战事的起因，国际媒体有不少评论。以当局强调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是由于哈马斯在双方停火协议期满后向以南部地区纵深达40多公里的居民区发射火箭弹，对以的安全造成了威胁。美国也支持这一说法。表面看这是以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索，但实际上，这次冲突只是巴以之间“以暴易暴”、“冤冤相报”这一恶性循环长链条中新的一环。

2008年6月，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在埃及的斡旋下，曾与以达成了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但进入11月以后，以数次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方武装人员也还以颜色，频繁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12月18日，上述4组织声明以应对该停火协议到期未能延续负责，因为以方没有遵守在停火期间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及停止对加沙地带军事打击的承诺。而以在2009年元旦前后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空袭与地面进攻时强调，冲突是哈马斯向以南部发射火箭弹引起，因而应对冲突负责。于是，巴以之间冲突的责任便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无头案”。

二、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以因这次动用了大量兵力而受到世人的

¹ 中新网2008年1月11日电。

严重关注。以在加沙采取的名为“铸铅”军事行动是 2005 年撤出加沙地带以来所发动的第四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也是 4 次军事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一场战争，行动中使用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步兵等多兵种，对哈马斯进行立体作战。哈马斯则以迫击炮、火箭弹及其他简陋武器迎战以正规军。

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看，显然这是一场以强大的正规军对抗非正规军的极不对称的战争。这同以攻入黎巴嫩南部并与真主党武装激战时的态势有所不同。以接受了上次同真主党作战的教训，这次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而且从 2008 年 12 月 27 日起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进行数日密集轰炸，目标包括燃料库、电厂、哈马斯领导人的住宅等，然后从 2009 年 1 月 5 日起以坦克与装甲车为先导，对加沙地带进行切割、包围并攻入城市。哈马斯虽然吸取了真主党同以作战的经验，有所准备，但难以阻挡以军攻入加沙等城市。

这次冲突是一场十分惨烈而血腥的战争。英国《卫报》最近报道，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后，4 日继续出动空军对加沙众多目标发动空袭。对于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无辜平民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据巴在加沙地带急救部门负责人 1 月 9 日公布的数字，以军对加沙地带展开的“铸铅”军事行动已造成 801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 3300 人受伤，死者中包括 230 名儿童和 95 名妇女。

以声称采取军事行动目的是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使它失去向以发射火箭弹的能力。来自以空军的消息说，他们要摧毁的目标有 40 个，其中包括 40 条地道。以声明它不想消灭哈马斯，尽管它有这个能力。以国防部长巴拉克强调这次战争不是短期的行动。以总理奥尔默特提出的停火条件之一是全面解除哈马斯的武装。看来以方不摧毁哈马斯的武装及其重新武装的能力誓不罢休。

然而以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不等于在道义以及合法性上也占上风。舆论认为，既然以已经撤出了加沙地带，就应尊重加沙地带作为巴勒斯坦国一部分的独立地位。而不能动用军队说打就打。人们不解的是，说是要摧毁哈马斯，为什么要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

虽说加沙战事也属巴以冲突范畴，但不能说加沙战争就是阿以之间的战争，甚至也不能说是以巴之间的战争。它只是以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局部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 2006 年 8 月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攻势，与黎真主党之间爆发的冲突有某些类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会对这场战争无动于衷。

阿拉伯人是否赞同哈马斯向以南部发射火箭弹是一回事，而能否接受以正规军对加沙地带进行征讨是另一回事。阿拉伯人对哈马斯处理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一些做法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加沙地带阿拉伯人遭受以强力打击时，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2009 年 1 月 5 日在拉姆安拉仍宣称，结束目前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是“巴民族权力机构的首要任务”。阿巴斯当天在会见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 and 俄罗斯）特使布莱尔之后对媒体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寻求立即无条件地结束以色列所有形式的侵略行为。”他警告说，加沙地带存在人道主义危机¹。埃雷卡特还对埃及邀请哈马斯代表团赴开罗商谈与以的停火和重启巴内部和解对话事宜的努力表示欢迎。约旦政府被认为是历来对以采取较温和政策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但此次军事冲突爆发后声称，将重新考虑同以的关系。

从国际社会来看，人们对以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不无担心，认为哈马斯非正规的军事力量难以抵挡以强大的正规军。人们普遍

¹ 新华网，拉姆安拉，2009 年 1 月 5 日电。

担忧加沙地带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道主义灾难，认为以为防止哈马斯从境外获得军事补给，对加沙地带海路与陆路通道进行封锁会加重这种灾难。2009年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呼吁巴以立即实行“持久的受到全面尊重的停火，以促成以军从加沙地带全部撤军”的第1860号决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但以与哈马斯均不予理会，都想打出一个结果来。

三、以色列能否摧垮哈马斯

以谋求摧毁哈马斯武装的目的在于摧毁哈马斯本身。然而在以对巴实行高压政策之下，能否如愿以偿，值得怀疑。人所共知，哈马斯之所以影响越来越大并获得广泛支持，是同以对巴实行双重标准和强硬政策分不开的。

哈马斯是在1987年12月8日巴爆发起义的第二天成立的，已有21年的历史。哈马斯不仅致力于解放被以占领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而且主张通过“圣战”消灭以色列，解放全部巴被占领土，建立一个“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哈马斯把阿拉伯人战败的悲惨历史看做是信仰危机，认为只有由回归本教的穆斯林，建立伊斯兰国家才能光复巴勒斯坦，认为只有把人们带回清真寺，带去做礼拜仪式，进行斋戒，施舍赈济，恢复伊斯兰社会的活力，才会打败占领者¹。它以加沙为基地建立起包括大学、清真寺、慈善组织、经文学校、诊所和药房、幼儿园及体育俱乐部在内的社会网络，吸引了大批民众。对于没有收入的巴家庭，长期按月提供粮食和救济金。它开办的诊所和药房，经常为巴贫困人口义务治病，免费分发药品。1978年它参与创建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最高学府——加沙伊斯兰大学。1982年成立了地下组织“巴勒斯坦圣战者”组织，负责筹集用于抗击以的武器。哈马斯的政治主张虽较为极端，但由于从事大量的宗教宣传和社会福利活动，尤其注重在

中下层群众中发展成员，在清真寺、医院、学校等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因而拥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它通过广泛而密布的社会服务网争取巴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支持与参与。哈马斯不仅得到信仰虔诚者和血气方刚青年的拥护，而且在中产阶级、白领以及专业人员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以越是对巴方施压，巴人越是支持哈马斯。

20世纪90年代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之后，往往是巴以谈判取得突破、人民生活得到提高时，对哈马斯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反之，和谈僵持不前，甚至发生冲突，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时，对它的支持率就上升。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前，巴解属于巴勒斯坦的主流派、务实派、温和派，获得了多数巴人的支持。哈马斯属巴勒斯坦的激进派、强硬派，甚至是极端派，并未得到多数巴人的支持。2000年9月爆发巴以冲突后，和平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哈马斯的规模与影响空前扩大，先是成为在巴政治舞台上仅次于法塔赫的第二大政治力量，继而取代法塔赫，成为最受巴人欢迎的巴政治派别。2006年1月在巴以冲突中持较为强硬甚至是极端立场、宗教色彩较为浓厚的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随后建立了哈马斯主导的巴政府。

哈马斯凝聚力量靠的是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多次对哈马斯的领导人（亚辛、兰提斯等）进行“定点清除”。但哈马斯领导人仍前仆后继。哈马斯武装人员在抗以过程中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其所以如此，既有宗教因素，也有民族因素。以38年的占领给加沙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动不动就派军队镇压，所引起的不满是其反抗的重要因素。

其实，哈马斯在执政后，一方面由于承担了比在野党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由于面临外界强大压力和挑战以及民族权力机构的

¹ [英] 贝沃瑞·米尔顿·爱德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政治》，1996年版，第184—185页。

制约，不能不更加注重政治策略，甚至进行某些政治立场的调整。哈马斯坚持通过抵抗结束占领的策略，但也声称以高度负责的立场处理此前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它主张与国际社会合作，致力于结束以的占领，要求释放被以关押的巴囚犯，要求巴难民的回归权。哈马斯的领导人表示，如果以答应这些条件，巴以之间可以达成“长期停火”协议。甚至是否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哈马斯也较前灵活。哈马斯主导的巴政府外交部长扎哈尔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期盼我们的人民能够和我们的邻居并肩生活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这些讲话为日后灵活处理对以关系留下了余地。

但在哈马斯为组建巴新政府之前，美以认为哈马斯属于恐怖主义组织，主张予以铲除。2003年6月，布什在美欧峰会后曾表示，要实现中东和平，就必须铲除哈马斯这样的激进组织。他还要求欧盟各国也对哈马斯采取措施，截断其资金来源¹。哈马斯组阁后，以依然声称哈马斯主导的政府是“恐怖主义政府”，不仅不予承认，且变本加厉进行遏制。

巴民族权力机构于2006年4月宣布：阿巴斯主席任命一名法塔赫高级官员掌管巴安全部队；同时宣布哈马斯政府在对外公布任何重要外交声明之前，都必须事先与阿巴斯主席协商，并表示巴解组织将负责巴的外交事务。这样，以哈马斯为主组成的政府便成了没有军权和外交权的政府，在巴勒斯坦形成了由哈马斯主导的政府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共同行使权力的局面。

美此时加大对哈马斯主导的政府施压强度，于2006年4月宣布，将中止对巴新政府的一切直接援助。以政府也不接受哈马斯主导的巴政府，将它定为“敌对实体”、“恐怖主义政府”，不仅拒绝与哈马斯接触，而且“将设法阻止哈马斯政府统治的存在”。以方一些人认为，只有挤垮哈马斯，或者迫使哈马斯改弦易辙，巴才会走上有利

于以安全的轨道。

以利用与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在国际上竭力孤立哈马斯；以利用巴方内部哈马斯与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巴方采取打哈马斯、拉阿巴斯的刚柔相济政策。民选的哈马斯政权头上顶着被美以戴的“恐怖主义”帽子，财政上得不到西方向巴方提供的援助，而实力强大的法塔赫又拒绝参加哈马斯主导的政府，民族权力机构收回对安全部队的指挥权和对外表态的最终决定权，因此哈马斯主导的政府在国际上处境不利。哈马斯在境外虽得到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但在阿拉伯世界，人们仍然支持以法塔赫为核心的民族权力机构。

巴两大派的关系与巴以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巴两大派维持合作的局面时，可在对以政策上进行协调，避免采取极端的做法。以拉一派打一派，对哈马斯孤立与打压，实际上是将哈马斯往绝路上逼。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阿以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是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巴以和谈曾取得一些进展，巴以关系改善，以则加紧打击哈马斯，并要巴方逮捕哈马斯成员，取缔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巴方不得不对哈马斯加以约束，从而形成对哈马斯的夹击之势。“9·11”事件后，以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除采取措施破坏哈马斯组织、搜捕和杀害哈马斯成员^④之外，还对巴民族权力机构施加压力，企图假巴方之手扼杀哈马斯。

巴民族权力机构不赞成哈马斯的一些做

¹ 但这不排除美国低级官员同哈马斯进行秘密接触。据新华网加沙2003年12月22日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2003年12月22日向加沙新闻界透露，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成员史蒂夫·科恩21日在加沙地带秘密会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双方讨论了有关哈马斯停火等事宜。这名外交官说，哈马斯代表提出了实现停火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美国必须将哈马斯从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去，并解除对它的经济制裁；二是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哈马斯成员的暗杀活动。科恩当天离开加沙到特拉维夫向以色列通报了他与哈马斯代表会谈的情况。

^④ 截至1995年6月底，以色列当局已逮捕4000名伊斯兰激进分子，主要是“哈马斯”成员，被巴勒斯坦自治当局抓走的有1500多人。

法，特别是它为阻挠和平进程、频繁使用“人体炸弹”等做法，对哈马斯进行过某些谴责与“约束”。2001年10月，巴民族权力机构宣布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为非法组织，12月中旬宣布关闭“哈马斯”等组织的所有办事机构，其中包括负责政治、教育和卫生事务的办事处。双方因此还发生过一些冲突。虽然巴解与哈马斯都注意防止发生内战，以避免落入以实现“以巴制巴”的陷阱，但形势还是日趋恶化。结果巴解既未能让以色列满意，又开罪了哈马斯。巴解虽为了推进和平进程，遏制了哈马斯，但新的冲突使中东和平进程再次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巴解本身也陷入以的围困之中。

这次以在估计对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的反应时认为，巴勒斯坦、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存在尖锐矛盾，不会对以发动的进攻做出强烈反应，因而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显得格外肆无忌惮。

四、“以暴易暴”之路行不通

哈马斯之所以持崇尚暴力的立场，既源于其传统理念，也源于巴以长期对立、冲突所积累下来的仇恨、无望以及它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如何化解这种仇恨，而不是通过战争叠加这种仇恨，就成了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

当务之急是停止战火，这是化解民族仇恨的第一步。以总理提出停止军事行动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终止埃及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武器走私；二是终止巴武装组织针对以的所有形式攻击。流亡叙利亚的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马尔祖克2008年1月7日说，只要以继续占领巴领土，哈马斯就决不会与它讨论长期停火的问题。哈马斯驻黎巴嫩代表哈姆丹发表声明说，哈马斯提出三个条件，即无条件停火、以军从加沙地带完全撤军、撤销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开放包括拉法在内的所

有口岸。看来解决停火，尤其是解决长期停火问题还要经历一些波折。

这一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在地区冲突中建立国际维和部队和国际监督制约机制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解决巴以冲突采用这种办法，但未被美以接受。解救人道主义危机也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正在为此而努力。但是一边解救，一边还在制造，危机难以摆脱。将消除哈马斯与民族权力机构间的隔阂、寻求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统一列为目标之一十分必要。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实现巴以和解的必要条件之一。

冤家宜解不宜结。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给巴以双方都造成巨大的损失。以虽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和美的支持，但这并不等于有了安全。解决巴以冲突的出路在于实现对话，相互妥协，化解敌意，积累善意，实现民族和解。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巴以双方终归会走向和解，这已是大势所趋，走回头路是行不通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只要以撤出1967年“6·5”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就可以承认以的存在，这是阿拉伯世界已经达成的共识。现在以“两国”（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也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巴以双方只有往前走，互相接受，才有出路。对哈马斯来说，当前需要勇敢地跨出由“以方接受所提条件可以长期停火”，到“以方接受所提条件可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一步。对以方来说，需要有勇气和胸怀接受和尊重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平等相待，其中包括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所做出的选择，不能持强凌弱，肆意动用武力，否则还会回到“以暴易暴”的老路，给别人带去了痛苦，自己收获的也是痛苦。

（责任编辑 任久 周仁民）

ABSTRACTS

The War in Gaza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Relations

An Weihua

The recent outbreak of war in Gaza is the result of the aged hatred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and is an asymmetrical war. The endless conflicts have brought immense loss upon both Palestine and Israel. Although Israel has American support and enjoys military superiority, it does not mean security. Peace in Middle East lies in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

Measures Taken by the U. S. in Regard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Revelation for China

Ye Fujing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 S. has taken a series of unusual measures to save its financial market and stop the decline of its economy, as well as worked out an initial blueprint for financial reforms.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has also put forth a number of policy proposals. These measures and policy proposals, especially the strategy and philosophy behind such moves, have offered both revelation and reference for China. We should combine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with prom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 well-balanced attitude towards coordinated actions and self-initiated actions on the basis of our fundamental interest.

Viewing China's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Hu Bin

Since the onset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loan crisis in February of 2007 in America, every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has taken strong steps to respond to it with great vigor.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cal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clos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derivative securities, perfection of financial legislation and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 of financial risks. From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should draw lessons in financial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Impact on Middle East Econom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Jiang Yingmei

In 2008, Middle East economy enjoyed continuing growth and partially warded off the shock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Nevertheless, in an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Middle East economy can not stay unaffected, and the effects are seen in the forms of economic growth slowing down, oil revenue less than expected, internal liquidity tight, stock market inactive and inflation high. In 2009, the declining oil prices and recessions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exert further pressure on the growth of Middle East economy.

A Summar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Gu Yuanyang

The roles of China and Japan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or in East Asia have not